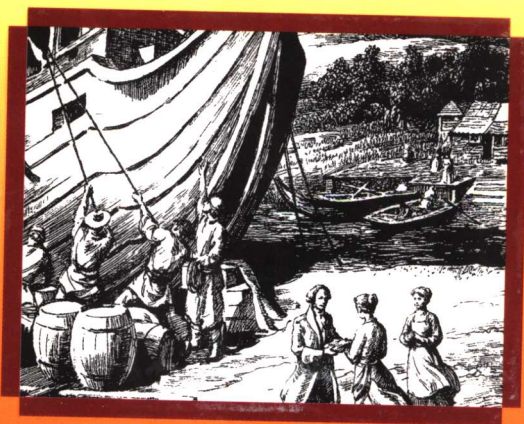




THE WITCH OF BLACKBIRD POND

黑鸟水塘的女巫



[美] 伊丽莎白·乔治·斯皮尔 著
舒杭生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THE WITCH OF BLACK- BIRD POND

黑鸟水塘的女巫



[美] 伊丽莎白·乔治·斯皮尔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京) 新登字 002 号

The Witch of Blackbird Pond
Elizabeth George Speare

据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5 年版译出
Copyright © 1958 by Elizabeth George Speare
Copyright renewed © 1986 by Elizabeth George Spear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鸟水塘的女巫/(美)斯皮尔著;舒杭生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8
(美国学生课外阅读丛书)
ISBN 7-02-004764-5

I. 黑… II. ①斯…②舒… III. 儿童文学-长篇
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0291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王景林
插 图:张 健

黑鸟水塘的女巫

Hei Niao Shui Tang De Nü Wu
〔美〕伊丽莎白·乔治·斯皮尔 著
舒杭生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3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2

200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4764-5/1·3663

定价 13.00 元

致 读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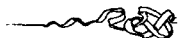
近年来,我社相继出版了“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和“语文新课标必读”两套丛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肯定这两套丛书价值和作用的同时,一些读者和专家也指出了它们的美中不足——“二十世纪之前的经典作品占了绝大部分,二十世纪的现当代优秀文学作品却是凤毛麟角”(参见2003年7月16日《中华读书报》第2版)。他们说的有道理。

为此,我们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并最终找到了一套由美国权威机构推荐的、包含许多现当代外国优秀作品的精品书目。

这是一套由美国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推荐给从幼儿园孩子直到高中十二年级学生的课外阅读丛书,共三百种。美国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创立于一九六五年,是美国最大的人文学科项目赞助机构。基金会全体成员均为资深学者,由美国总统提名并经美国参议院确认。二〇〇二年九月布什总统宣布该基金会启动一项名为“我们人民书架”的新的读书工程,国会为此在三年内拨款一亿美元。

在这个含三百种读物的书目中,大多数图书都是世界名著或少儿经典,半数左右为现当代欧美优秀作品,不少是获奖作品。这些优秀读物同样适合我国少年儿童阅读。

三百种书按照四个年龄段划分。第一个年龄段是从幼儿



园到小学三年级,第二段是四到六年级,第三段是七到八年级(相当于我国初中),第四段是九到十二年级(相当于我国高中)。经过反复论证推敲,我们筛选出一个含三十五种图书的精品书目,其特点如下:

一、二十世纪现当代优秀外国文学作品占半数以上,且不少书是第一次译介到我国来。它们既是对我社已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的一种扩充,弥补了“新课标”中现当代优秀文学作品仅是“凤毛麟角”的缺憾,又为我国广大青少年读者开启了一扇新的阅读窗口。

二、针对我国现阶段少儿读物太“超前”的普遍反映(参见2004年2月4日《中华读书报》第2版),专门为我国二至八岁的儿童挑选了一批顶级的世界少儿经典。

三、体裁多种多样: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故事、图画书、童话以及名人传记。小说中包括科幻小说、动物小说、奇幻小说、探宝小说、侦探小说、恐怖小说以及反映现当代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和浪漫主义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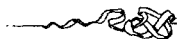
四、入选的三十五种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可读性强,篇幅适当,并且都配有精美插图,真正是图文并茂。

凡读过“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的人,现在再来读一读美国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推荐的这套书,相信你一定会体验到新的欢乐,你的想象力一定会更加丰富,你的兴趣一定会更加开阔,有的形象和故事可能会伴随你一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编辑部

2004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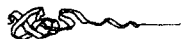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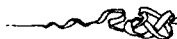
前 言

伊丽莎白·乔治·斯比尔(Elizabeth George Speare, 1908—1994), 是美国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 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出生在麻萨诸塞州的梅尔罗斯。她在麻萨诸塞州北安普敦的史密斯学院上过一年学, 并从波士顿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她做过多年的中学英文教员, 并为杂志社写文章, 创作独幕话剧, 后来又撰写多部获奖的少年儿童小说。一九八九年, 斯比尔夫人被授予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奖章, 以表彰她“对儿童文学所做出的杰出而持久的贡献”。

认真的研究、准确的细节和有血有肉的人物, 堪称斯比尔夫人写作的三大特点。她的小说《青铜弓箭》、《海狸的记号》等, 使她多次获得美国文学界的各样嘉奖。这部《黑鸟水塘的女巫》, 在一九五九年获得享有崇高荣誉的纽伯瑞奖章, 至今仍是许多美国学校的推荐读物。

从衣食无忧到一无所有, 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应当如何面对生活的巨变? 观念的差异、异己的迫害, 幼小的心灵该怎样去寻找灵魂的家园? 在无尽的流言蜚语中又如何分辨真、善、美, 找到契合心灵的好朋友? 故事就从一位心高气盛的十六岁英国小姑娘基德·泰勒身上开始。

从小在风景如画、天堂般的巴巴多斯岛长大而过惯了充裕生活的基德, 遭遇到家庭的变故, 不得不投奔远在美国的姨



妈。可是，她第一眼中的美国就已令她失望至极：阴沉的港口、光秃秃的海岸线、赤裸而丑陋的古堡；康涅狄格殖民地的维莎菲尔德河岸是多么荒凉而令人生畏，与她的故乡巴巴多斯可谓天壤之别。她要面对的，将是从天堂到地狱般的生活转变。

在这个清教徒聚居地，基德异于常规的教养和她那些华贵的衣装，都与她姨妈家的简朴清苦的家居生活格格不入。那精美的英格兰披肩、柔软的薄丝绸长袍和华贵的装饰女帽——一切美的装饰物都被那些刻苦己身的清教徒看作是对于圣洁上帝的玷污。在这里，没有女孩子享有打扮的特权，没有人表演和谈论戏剧，没有人会阅读《圣经》之外的其他书籍，每天的生活是如此的单调。

除了环境的改变，她还必须笨手笨脚地面对各样沉重的家务和强迫自己应付枯燥乏味的教会活动。制作肥皂、烹制玉米布丁、纺织纱线，在那些永远不会停止的工作面前，一切的一切都令这位以前的贵族小姐难以适应。

但是，基德是坚强的。

维莎菲尔德曾经有一个可怕的传说，在黑鸟湖畔的草地上，住着一个被诅咒的女巫。而也许正是上帝的旨意，她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走进了维莎菲尔德那令人生畏的大草场。相反，那充满了可怕流言的地方却令基德重新享受到了自由、广阔和光明，勾起她对故乡的回忆；她的心和大草场已经俨然融为一体。那里成为了基德的庇护所，让她勇敢地在艰难当中努力地生存下来。

在大草场里的黑鸟湖畔，她与被殖民地居民当作“女巫”的孤单的佝偻老人汉娜成为了朋友。这样一个受尽侮辱和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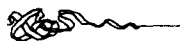
视的可怜寡妇，却用她从生命里所散发出来的坦诚、快乐和坚强吸引着基德。因为教派信仰的不同，她和先逝的丈夫被视为异端承受各种酷刑迫害；然而她却如此的乐观，有着不屈的生命力和忠诚的信仰。更可贵的是，她始终坚守着与丈夫的爱情盟约，对于永恒之爱执著一生。

在大草场里的黑鸟湖畔，她与身体羸弱却向往自由追求知识的小女孩普罗丹丝成为了朋友。在那样瘦弱纤细的小小躯壳中，却有着一颗渴慕知识和渴望平等的心；在基德的帮助下，普罗丹丝成功地走出了自卑和恐惧的阴影，成为了一个自信、勇敢和聪明的孩子。

在大草场里的黑鸟湖畔，她和跟她一样另类叛逆但心地善良的水手纳特·伊顿成为了朋友。有着像大海一般深蓝色眼睛的纳特，虽然常常善意地嘲笑基德，他身上的那种诚实和善良，那种独一无二的正直，那种对于朋友的忠诚，却深深的烙印在了她内心深处；从爱斗嘴的朋友成为了相伴一生的真爱。

随着时间的推移，基德也渐渐的从寄居的家庭里感受到温暖。尽管她还是难以理解这些偏执、顽固的清教徒和他们那乏味的生活，然而不苟言笑的马修姨父和温顺的雷切尔姨妈、有一颗美好心灵的摩茜和有些刻薄却无恶意的朱迪丝，还是带给了基德真诚的感动；她开始体会到维系在他们之中的亲情纽带。

当然，基德在维莎菲尔德的生活从未真正平静过，虽然她有幸可以做家庭老师的工作，却一直在拼命地逃，渴望逃脱礼教的羁绊，去寻找自己理想的灵魂家园。她的处事方式被嘲笑和蔑视，她的教学方法受到质疑和批评，而她帮助汉娜生死



逃亡和对普罗丹丝的秘密教学更成为一项无可救药的罪名，被当作了女巫的接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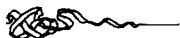
“如果没有爱，就不可能真正地逃脱”，即使只有寥寥无几的亲人和好友，尽管他们在当地还是被抛弃受鄙视遭迫害的弱势一群，基德却在他们身上体会到真正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也正是他们，在基德年轻生命遭遇到的最残酷的考验中，扮演了独一无二的角色。

无论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还是《飘》里的瑞得·巴特勒，他们具有不同社会背景，迥异的性格特征，可他们所共有的叛逆精神和难能可贵的智慧与勇气是永远值得称颂的。他们身上，和《黑鸟水塘的女巫》里同样充满叛逆精神的基德身上，闪烁着诗意和理想的光彩，深入到思想与灵魂深处。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蜕变过程中，基德坚持着自己觉醒并和命运抗争的道路；无论是对爱情的选择还是对于命运的选择，都渗透着那种非常可贵的冲决旧传统旧观念罗网的叛逆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这部小说在情节上纯属虚构，但书中所呈现的殖民统治和宗教迫害无疑又是在书写美国早年的历史长卷。它所倡导的宽容、忍耐、和平的美德和彼此相爱，给这一部小说增添了温暖的色彩。对于纯洁心灵和道德观念的呼唤，可以给成人很多启示；对孩子来讲更是良性的，是想像力与创造性的丰富和补充。让我们一起搭乘书中那驶向自由和理想的“海豚号”，寻找这个故事里那感人至深的真爱吧！

朱君兰

2004年6月



第 一 章

一六八七年四月中旬的一个早上,海豚号双桅船驶离大海,轻快地穿过海湾,来到康涅狄格河宽阔的河口,进入赛布伦克港。基德·泰勒从天一亮就呆在艙楼甲板上,靠着船栏站着,迫不及待地注视着五个星期来第一次看到的陆地。

“那就是康涅狄格殖民地,”耳边有人对她说。“为了看到它,您可走了不少的路啊。”

她抬起头,有些吃惊,不过对方的话听得很顺耳。一路上,船长的儿子很少和她讲话,而她却常常注意到他。当他轻松地扬帆时,她注意到他那消瘦、结实的身躯;当他埋头整理绳索时,她注意到他那风尘仆仆、被阳光晒得褪了色的头发。他就是大副纳桑尼尔·伊顿,但是他母亲管他叫纳特。现在,当他就在自己身旁时,她吃惊地发现,虽然他看上去如此纤细,却比自己整整高出一头。

“您觉得它怎么样?”他问道。

基德不知如何作答。她不想承认第一眼看到的美国,竟然令她如此失望。阴沉的港口,四周是光秃秃的海岸线,与故乡巴巴多斯岛的蓝绿色海湾四周那熠熠闪光的绿色和白色,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人大失所望。临河的城堡东墙赤裸而丑陋,而城堡后面的房子充其量是一些难看的木头箱子。

“那就是维莎菲尔德吗？”她问道。

“哦，不，维莎菲尔德还在河的上游。那是赛布伦克港，是我们伊顿家的故乡。父亲的造船厂在那里，就在码头后面。”

她勉强可以辨认出一排排平淡乏味的小屋，未加工的新木材在闪光。她的微笑纯粹出自一种解脱。至少这个鬼地方不是她的目的地，而维莎菲尔德的殖民地一定会比这里好一些的。

“我们今年加快了航速，”纳特接着说。“航道现在修得很不错了，对吗？”

“哦，是的，”她灿然一笑。“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它总算过去了。”

“是的，”他表示赞同。“我自己也从来不知道怎么样才是最好，是离开还是返回港口。您过去坐过船吗？”

“只有岛上的小舢板。我一直都坐舢板。”

他点点头。“所以您学会了保持平衡。”

他已经注意到啦！令她感到骄傲的是，她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天生的水手。自然，她没有像有些乘客那样，在整个航程中不停地呻吟和呕吐。

“不管怎么说，您不怕海风和海水的咸味。至少您经常呆在甲板上。”

“但愿我可以呆在下面，”她笑出声来。他认为会有人愿意呆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小船舱里吗？如果她在预订船票之前，就知道货舱里的白糖和蜜浆交换的是康涅狄格州的马匹，知道大西洋全部的海风都无法吹掉船上的那种无法忍受的臭味，她还会有勇气进行这次航行吗？“那是在有风暴时最受不了的，”她接着说，“整整四天关在下面，只有舷窗盖开着。”

“您害怕了吗?”

“害怕得要死。特别是在船身立起,海水从舱门下进入的时候。但是现在,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错过这样一次体验。那是我遇到过的最令人激动的事情了。”

他的面容因赞赏而变得轻松起来,但完全是出于对这条船的赞赏。“海豚号是一条结实的船,”他说。“她挺过了许多比这还要厉害的打击。”他的目光温情地打量着顶帆。

“出什么事了?”基德问。她注意到甲板上突然发生的情况——四个健硕的水手,穿着蓝色上衣,系着鲜艳的围巾,急急忙忙地前去操作绞盘杆。船长伊顿身穿讲究的蓝制服,正从后甲板上大声地发布命令。“我们要在这里停船吗?”

“有乘客要上岸,”纳特解释说。“我们也需要食物和水,好继续向上游走。但是我们错过了涨潮,西边的风又太强,让我们无法靠岸。我们要在这里抛锚,划长艇上岸。所以说我得去照看一下了。”他转身离去,动作轻快而自信,步履中的跃动与眼中的笑意适成对应。

基德吃惊地看到准备下船的乘客,也包括船长的妻子。难道她现在就要向伊顿夫人道别了吗?她们是海豚号上惟一的两个女人,因而关系密切,而这位年长的女性也始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现在,基德看到她急急忙忙地沿着甲板走来。

“您要下船了吗,伊顿夫人?”基德急切地向她打招呼。

“是啊,我不是告诉过你,我要在赛布伦克离开你吗?不要难过,孩子。维莎菲尔德已经不远了,我们会再见面的。”

“可是,我还以为海豚号是您的家哪!”

“在冬天是这样的。我们要在冬天去西印度群岛。但是我出生在赛布伦克,每到春天,我都会想念我的房子和花园

的。另外,虽然我从来没有告诉我的丈夫,但是夏天的旅行是很乏味的,就是在河上来回往返。我这时候呆在家里,像个好主妇那样,照看我的菜园,做我的针线活儿。到了十一月他再次启航去巴巴多斯时,我又可以和他一起去了。这是一种很不错的生活,其中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可以在春天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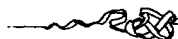
基德又一次看了看那个令人生畏的海岸。她实在看不出这个海岸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任何人的眼中闪烁出这样一种期待的光芒。难道海港中有某种从这里看不见的魔力?她突然冲动地说。

“船里还有没有地方了,好让我同您一起上岸?”她恳求。“我知道这很愚蠢,但是,我生平第一次这样接近美国,不能踏上这块土地,会让我受不了的!”

“你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基德,”伊顿夫人微笑着说。“有时候很难相信你只有十六岁。”她请求自己的丈夫同意。船长皱着眉头看了看小姑娘被海风吹红的面颊和闪闪发光的眼睛,然后耸耸肩表示同意。当基德提着沉甸甸的裙子,笨手笨脚地爬下摇摇摆摆的绳梯时,长艇里的男人们好心地把他们的包裹堆在一起,给她腾出地方。随着小船驶离海豚号黑色的船身,她的情绪上下起伏,像是海港中白色的浪花。

当船头碰到停靠的木桩时,纳特跳上岸,抓住缆绳。他帮助母亲上岸后,又伸出一只有力的手,帮助基德跨过船帮。

她从船边一跃而过,落脚在美国的土地上。她站着,深深地呼吸着带有盐水和鱼腥味的空气,一边四处找人来分享自己的兴奋。她完全被人遗忘了。码头上一群男人和男孩子吵吵嚷嚷地围拢到伊顿一家三口周围,她可以听见人们争先恐后地讲述过去几个月的新闻。其他的乘客沿着码头,匆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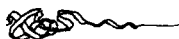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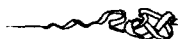
忙忙地走向外面的那条土路。只有三个衣衫褴褛的女人在基德身边转悠，在难以抑制的急切之情驱使下，基德微笑着准备开口讲话，但是她们那种肆无忌惮的好奇目光，却让她突然退缩。一只手鬼鬼祟祟地对她乱成一团棕色发卷指指点点。她的样子一定很邋遢！不戴手套，头发毫无遮盖，脸被几个星期的海风吹得粗糙发红。但是，她们这样死死地盯着人看，是多么没有礼貌啊！她把鲜红斗篷的帽子拉到头上，转身走开。基德第一次有了一种尴尬的感受。岛上从来没有人胆敢那样凝视弗朗西斯·泰勒爵士的孙女。

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的是，脚下的美国也开始发生异常的状况。当她向前迈步的时候，码头就向上翘起，她奇怪地有了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就在这时，一只手及时抓住了她的臂肘。

“站稳了！”一个声音告诫道。“您还没有适应在陆地上行走。”纳特的蓝眼睛笑着向下望着她。

“很快就会过去的，”他的母亲安慰她。“凯瑟琳，亲爱的，我实在不愿意让你一个人走。你肯定你姨妈会在维莎菲尔德等你吗？他们说船上有一位格拉夫太太，我会告诉她照看你的。”她很快握了一下基德的手，然后离去，而纳特也毫不费力地扛起她的箱子，跟着她沿窄窄的土路走去。那些怪异的、小箱子似的房子，哪一个是他们所谓的家呢？基德思量着。

她转过身，看着水手们将补给装入长艇。她已经后悔这次心血来潮的上岸。这个寒冷的赛布伦克码头，不欢迎她的到来。当船长终于把返船的人聚集起来，她也总算回到长艇中时，她如释重负。有四个新的乘客登船到上游去，包括一位衣衫褴褛、面色阴沉的男人和他的妻子，还有他们的骨瘦如柴



的小姑娘，手里抓着一个木头玩具，一个高个子、瘦削的年轻男人，长着一张苍白的长脸，宽边黑帽下面留出齐肩的秀发。伊顿船长在船尾就位，并没有打算介绍新的乘客。水手们准备好了船桨。接着，沿路跑回来的纳桑尼尔从泊船处松开绳子，并在船驶离码头时，敏捷地跳到自己在船员中的位置上。

船行驶到港口中间时，那个孩子突然痛苦的哭叫起来。不等人们反应过来，小姑娘已经一下子跪倒，危险地爬在晃悠悠的船帮上。她的母亲伏身向前，抓住孩子的毛背心，要把她拽回来，一边用力打了她一巴掌。

“妈！娃娃走了！”孩子哭叫着。“奶奶给我做的娃娃！”

基德可以看见那个小木头娃娃，胳膊僵硬地向上伸着，无助地在不远处的水里漂浮。

“没出息！”那个女人斥责道。“白白耽误工夫。成天闹着要一个玩具，刚刚得到，你又把它给扔了！”

“我是把它举起来看船的！求求你，妈，把她拿回来！求求你！我再也不会弄丢了！”

玩具离船越来越远了，像是一根无用的树枝，随着流水漂去。船里没有人采取行动，甚至没有人表示丝毫的关注。基德无法保持沉默。

“掉头，船长，”她冲动地发出命令。

“娃娃很容易拿到的。”

船长甚至没有朝她这边看一眼。基德不习惯被人置之不理，她开始冒火。当孩子微弱的呜咽声，被一记恶狠狠的巴掌所打断时，她的愤怒越过了极限。她毫不迟疑地行动了。她踢掉扣住的鞋子，扔去羊毛斗篷，一头扎进水里。

被完全出乎意外的冷水一击，她几乎失去知觉。当她浮

上水面时,差点儿喘不过气来。但是,在短暂的头晕目眩之后,她看到了那个上下漂浮的小木块,她本能地奋力朝它游去,这使她的血液重新开始流动。拿到娃娃后,她在几乎失去知觉的状态中意识到又有一次跳水的声音,她转过身,看见纳桑尼尔在自己身边,用笨拙的划水动作,在水中挣扎着。她在游过他身边时,忍不住笑起来,并且领先游回到船边,心中升起一种胜利的感觉。船长伏身向前,从船边把她拉回来,而纳桑尼尔在她后面独自爬进船里。

“好冷的水啊!”她气喘吁吁地说。“我做梦也没想到水会这么冷!”

她把湿头发甩到后面,她的面颊灼热。但是,看到所有人的脸色时,她的笑声渐渐消失了。人们带着震惊、恐惧和明确无误地愤怒注视着她,甚至就连纳桑尼尔的年轻面孔也因为怒气而变得阴沉。

“你一定非常愚蠢,”那个女人从牙缝里发出嘶嘶的声音。“竟然跳进水里,把那些衣服都给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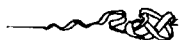
基德猛地扬起头。“为衣服操什么心!它们会干的。而且,我还有很多衣服呢。”

“那么您也应该为别人着想啊!”纳特大声说,一边把水从他那水淋淋的马裤中拍打出来。“这些可是我惟一的衣服哦。”

基德目光一闪。“你究竟为什么要跳进去?你本来不需要担心的。”

“我要是知道您会游泳,”他反唇相讥,“我是一定不会跳进去的。”

她的眼睛睁大了。“游泳?”她蔑视地重复。“我刚刚会走



路，祖父就教我学游泳了。”

其他人怀疑地注视着她，似乎眼看着她长出了鱼尾和鱼鳍。这些人是怎么啦？水手们更加用力地划桨，再没有人说一个字。一块厚厚的不予认同的阴云，笼罩在这个湿漉漉的女孩儿头上，比四月的微风更加寒气袭人。她的好心情急转直下。她让自己显得荒谬可笑。她的祖父告诫她多少次，在发火之前要三思？她在红斗篷下抱紧膝盖和臂肘，咬住牙不让它们打战。水从她蓬乱的头发上滴下来，然后冰冷地顺着脖子流下。接着，当基德挑战的目光，从一张张敌意的面孔扫过时，她找到了一点点儿安慰。那个戴黑帽子的年轻人，正在严肃地看着她，突然，他的嘴唇不由自主地弯曲了一下。他的眼中带着微笑，那样温暖而富于同情，基德有些哽咽，移开了目光。随后，她看到了那个孩子，默默地抓着她的湿透了的娃娃，正以无限崇拜的目光盯着她。

两个小时后，当基德穿着鲜绿色的绸袍，正在被太阳晒热的甲板上，把湿衣服和羊毛斗篷摊开晾干时，视线里出现了那顶宽宽的黑帽子，她抬起头来，看到那位新乘客正朝她走来。

“如果你允许，”他说，带着生硬的礼貌，一边摘下帽子，露出高而优美的前额，“我希望可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约翰·霍尔布鲁克，坐船去维莎菲尔德，就我所知，那里也是你的目的地。”

基德没有忘记给她带来慰藉的那个微笑。“我是凯瑟琳·泰勒，”她随即答道。“我要去维莎菲尔德，和姨妈伍德夫人一起生活。”

“那么马修·伍德是您的姨父了？他在这一带很有名气。”

“是的，不过我没有见过他，也没有见过姨妈。我甚至不

